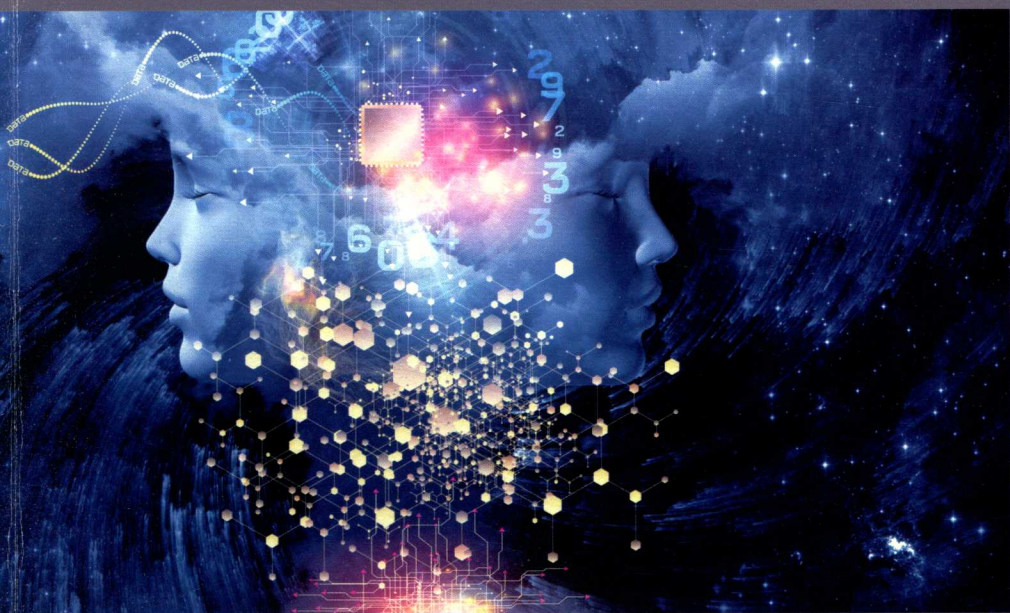




虫子的世界

我们只是一群会思考的虫子？

刘慈欣 等著



中国科幻群星·历届银河奖得主

《三体》刘慈欣

王晋康 / 何 夕 / 吴 岩 / 刘维佳 / 燕垒生 / 夏 笳

联袂挑战想象力极限！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电子的世界

刘慈欣 等著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虫子的世界 / 刘慈欣等著. — 北京: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15.8
(虫)

ISBN 978 - 7 - 5682 - 0693 - 8

I. ①虫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21864 号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

邮 编 / 100081

电 话 / (010) 68914775 (总编室)

(010) 82562903 (教材售后服务热线)

(010) 68948351 (其他图书服务热线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
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柏玉景印刷制品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/ 10.5

字 数 / 194 千字

版 次 /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32.80 元

责任编辑 / 李慧智

文案编辑 / 李慧智

责任校对 / 孟祥敬

责任印制 / 边心超

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, 本社负责调换

四维夜空里那些最闪亮的星

写科幻不是一件能说得出口的事

偶尔走进书店，到处都是读懂股市、马云××、风水、厚黑、包治百病之类的书，然后就是各种工具类图书，什么《N天让你会说英语》《怎样让孩子考100分》《C#语言决定未来》之类，等等。别看中国每年出几十万本新书，总结起来就是两本，一本是《成功学》，一本是《励志学》。偶尔看到几本科幻作品，藏头露尾地散落在奇幻和穿越里，显得势单力薄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写科幻文学不是一件说得出口的事。当有人问你出的是什么书时，你会略带羞涩低头看着大脚趾，然后用31分贝的声音说是科幻作品，同时以0.1秒的速度抬起头，脸红脖子粗地解释我这不

是写皮皮鲁之类作品，我这是有科学依据的，我没有骗小孩子。对方会很体贴地说：我知道，这是儿童文学嘛！我会给孩子买一本的。当然，最后人家选择的会是《仙境迷踪》《巴啦啦小魔仙》之类，价格是你科幻作品的3倍。

“科幻中世纪”在中国持续的时间很长，甚至延伸到了现在，也许更远……在最近两代人的成长过程中，来自于各个类型的文学作品我们历历在目：汪国真的诗歌俘获了许多矫情的泪水，金、梁、古的武侠占据着男生的梦想空间，而女孩在琼瑶奶奶的怂恿下一直寻找着自己的白马王子，叛逆的一代则被王小波教化成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，被王朔蛊惑的一批年轻人则成了插科打诨的人间看客，另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又被余秋雨骗上了“文化苦旅”这条路，“80后”一代则被韩寒和郭敬明瓜分，还有更多的散兵游勇被穿越与奇幻作品教育成“种马”或者“花痴”……在这一波又一波的文学作品里，很少看到科幻文学的影子。可以说，科幻不要说进入主流阅读空间，就是在类型文学里面也一直非常弱势。

三维双眼寻找四维视界

但在现实和商业的时代，总有一部分人在仰望星空。

对于这些科幻作者来说，“未来+”是一个具有天然吸引力

的磁场。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，只有将自己的思维投影到星空世界，才能获取量子在跃迁过程中所释放的快感。在这些人的世界里，真实的宇宙比任何文学勾勒的空间都要完美。因为这是一个逻辑自洽的理性闭环，虽然神奇瑰丽但一切都可以用数学来解释。兴奋的时候，他们甚至可以在原子的世界和比特的世界自由穿梭，用三维双眼寻找四维视界。

如果认为人类对未来的想象是一片缥缈不可揣度的广袤夜空，那么这些人，就是夜空最闪亮的星星。

在这里，必须提一下《科幻世界》的“银河奖”。在过去的20多年间，“银河奖”向社会推出1300多篇优秀中短篇科幻小说，先后有120位作者登上领奖台。在这些中间，既诞生了刘慈欣、王晋康、何夕、韩松、星河、柳文扬、吴岩这样的科幻先行者，也涌现了江波、索何夫、燕垒生、钱莉芳、长铗、阿缺、陈虹羽、夏笳、刘维佳、拉拉、张冉、罗隆翔等无数新生代作者。

“银河奖”是中国科幻爱好者最后的“锡安”，在这里坚守阵地的是那些“一直在理性想象”的圣徒，而这套作品，就是从这“银河”里拾取的最美丽的珠贝。

拉长视线纵观整个“银河系”，可以说是群星璀璨。刘慈欣当然是其中特别闪亮的一颗，但远远不能掩盖其他星光的灿烂。如果说现在人们开始关注科幻的话，那中国式的科幻大片，这才刚刚揭开序幕。

王晋康的作品，在哲学思辨力上独树一帜。他“防火防盗防科学”的思想在《替天行道》里体现得淋漓尽致，对社会的反思更加贴近现实。你能感觉到他所描述的场景就在你身边而非未来，你没看过他的作品也许哪天就会被科学给干掉。

何夕的科幻则具有诗性风格，干净而美好，忧郁且悲伤。《人生不相见》和《亿万年后的来客》这样的作品给读者人文和科学上的双重体验，甚至弄哭了很多粗线条的理工男。

韩松的作品里一直隐藏着一种难以描述的瑰丽和诡异，恍惚之间你不知道科幻的世界是真实的，还是现实世界是科幻的，听说这是吸毒的深度反应。

江波的作品充满硬科幻独有的艺术魅力。这位清华大学微电子专业毕业的研究生，从事的是硅系半导体研发，但一直在担心碳基生命的前途。

燕垒生则是一位从容跨越奇幻和科幻两大领域的“双栖怪兽”……

夏笳呢，则像一只从未来穿越回来的黑色蝙蝠……

长铗这是科幻界不可忽视的异类……

阿缺这个“90后”的作品则昭示了任何时代的思考者都不会断代……

一直说中国科幻是一个小众圈子，这也许是我们没有走近他们的缘故。就像那遥远的星辰，距离让我们觉得它渺小、暗淡，但一旦接近，却发现它是那么的夺目与璀璨。

夜空里甘愿被点燃的火柴

科幻无须正名，它天生就是文学类型作品里的王者。好的科幻必然是深邃而理性的，天然带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“高冷”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位真正科幻的读者，它需要你自己去用心去感受粒子流的风暴，用手去触摸一直真实地隐藏在虚拟世界的0和1。

对于一些真正的科幻爱好者来说，近年来奇奇怪怪的披着科幻外衣的作品让人跳脚，如《长江七号》这样的文艺卖萌片成了科幻经典，一个游戏公司加一个网络写手敢开拍《三体》，《来自星星的你》竟然成了进口的优秀科幻电视剧。这一切让人心生绝望，难道我们果然是一个不愿意面对真相的族群么？真希望这些“科幻银河奖”获奖作品能给那些人开开脑洞。

也许有人会说，我们并不欠科幻什么。是的，谁都不欠科幻什么，但一个相信传闻“水变油”的族群，一个连鱼都被传成转基因的族群，一个认为数学只要学到买菜会算账就够的族群，是不是特别需要科幻来恶补一下？

理性和科学，是多么珍贵的财富！

不管有多少人告诫我们要“面对现实”，但总需要一些仰望星空的人，他们是夜空里甘愿被点燃的火柴，为渴望真知的人类带来些许温暖。

——科幻作家、评论人、《南方都市报》频道主编：罗金海



目 录

001	乡村教师 银河系战争离我们有多远
043	高塔下的小镇 进化的重担
077	人生不相见 人或非人，先行者的最后音符
141	关妖精的瓶子 物理学的另类解读
157	打印一个新地球 人事猛于虎
197	铁血年代 僵尸鬼肆虐世界
281	替天行道 转基因谬种流传

—
乡村教师
—

银河系战争离我们有多远

刘·
慈·
欣·

他知道，这最后一课要提前讲了。

又一阵剧痛从肝部袭来，使他几乎晕厥过去。他已没有气力下床了，便艰难地挪向床边的窗口。月光映在窗纸上，银亮亮的，使小小的窗户看上去像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。那个世界的一切一定都是银亮亮的，如同用银子和不冻人的雪做成的盆景。他颤颤地抬起头，从窗纸的破洞中望出去，幻觉立刻消失了，他看到了远处自己度过了一生的村庄。

村庄静静地卧在月光下，像是百年前就没了人似的。那些黄土高原上特有的平顶小屋，形状同村子周围的黄土包没啥区别，在月夜中颜色都一样，整个村子仿佛已融入这黄土坡之中。只有村前那棵老槐树很清楚，树上干枯枝杈间的几个老鸦窝更是黑黑的，像是落在这暗银色画面上的几滴醒目的墨点……其实，村子也有美丽温暖的时候。比如秋收时，外面打工的男人女人大都回来了，村里有了人声和笑声，家家屋顶上堆着金灿灿的玉米，打谷场上娃们在秸秆堆里打滚。再比如过年的时候，打谷场被汽灯照得通亮，在那里连着几天闹红火，摇旱船，舞狮子。那几个狮子只剩下咔嗒作响的木头脑壳，上面油漆都脱了，村里没钱置新狮子皮，就用几张床单代替，玩得也挺高兴……但正月十五一过，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挣生活去了，村子一下没了生气。只有每天黄昏，当稀稀拉拉几缕炊烟升起时，村头可能出现一两个老人，扬起山核桃一样的脸，眼巴巴地望着那条通向山外的路，直到在老槐树上挂着的

最后一抹夕阳消失。天黑后，村里早早就没了灯光——娃娃和老人睡得都早，电费贵，现在到一块八一度了。

这时村里隐约传出一声狗叫，声音很轻，好像那狗在说梦话。他看着村子周围月光下的黄土地，突然觉得那仿佛是纹丝不动的水面。要真是水就好了，今年是连着第五个旱年了，要想有收成，又要挑水浇地了。想起田地，他的目光向更远方移去。那些小块的山田，月光下如同巨人登山时留下的一个个脚印。在这座只长荆条和毛蒿的石头山上，田也只能是这么东一小块西一小块的。别说农机，连牲口都转不开身，只能凭人力耕种。去年一家什么农机厂到这儿来，推销一种微型手扶拖拉机，可以在这些巴掌大的地里干活儿。那东西真是不错，可村里人说他们这是闹笑话哩！他们想过那些巴掌地能产出多少东西来吗？就是绣花似的种，能种出一年的口粮就不错了，遇上这样的旱年，可能种子钱都收不回来！为这样的田买那三五千一台的拖拉机，再搭上两块多一升的柴油？！唉，这山里人的难处，外人哪能知晓？

这时，窗前走过了几个小小的黑影，在不远的田垄上围成一圈蹲下来，不知要干什么。他知道他们都是自己的学生。其实只要他们在近旁，不用眼睛他也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，这直觉是他一生积累出来的，只是在这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更敏锐了。

他甚至能认出月光下的那几个孩子，其中肯定有刘宝柱和郭翠花。这两个孩子都是本村人，本来不必住校的，但他还是收他们住了。刘宝柱的爹十年前买了个川妹子成亲，生了宝柱，五

年后娃大了，对那女人看得也松了，结果有一天她跑回四川了，还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。这以后，宝柱爹也变得不成样儿了，开始是赌，同村子里那几个老光棍一样，把个家折腾得只剩四堵墙一张床。然后是喝，每天晚上都用八毛钱一斤的地瓜烧把自己灌得烂醉，拿孩子出气，每天一小揍三天一大揍，直到上个月的一天半夜，抡了根烧火棍差点把宝柱的命要了。郭翠花更惨了，要说她妈还是正经娶来的，这在这儿可是个稀罕事，男人也很荣光了。可好景不长，喜事刚办完大家就发现她妈是个疯子，之所以迎亲时没看出来，大概是吃了什么药。本来嘛，好端端的女人哪会到这穷得鸟都不拉屎的地方来？但不管怎么说，翠花还是生下来了，并艰难地长大。但她那疯妈妈的病也越来越重，犯起病来，白天拿菜刀砍人，晚上放火烧房，更多的时间是阴森森地笑，那声音让人汗毛直竖……

剩下的都是外村的孩子了。他们的村子距这里最近的也有十里山路，只能住校。在这所简陋的乡村小学里，他们一住就是一个学期。娃们来时，除了带自己的铺盖，每人还背了一袋米或面，十多个孩子在学校的那个大灶做饭吃。当冬夜降临时，娃们围在灶边，看着菜面糊糊在大铁锅中翻腾，灶膛里秸秆橘红色的火光映在他们脸上……这是他一生中看到过的最温暖的画面，他会把这画面带到另一个世界的。

窗外的田垄上，在那圈娃们中间，亮起了几点红色的小火星。在这一片银灰色的月夜背景上，火星的红色格外醒目。这些

娃在烧香，接着他们又烧起纸来，这使他又想起了那灶边的画面。他脑海中还出现了另一个类似的画面：当学校停电时（可能是因为线路坏了，但大多数时间是因为交不起电费），他给娃们上晚课，手里举着一根蜡烛照着黑板。“看见不？”他问。“看不见！”娃们总是这样回答。那么一点点亮光，确实难看清，但娃们缺课多，晚课是必须上的。于是他再点上一根蜡，手里两根蜡一齐举着。“还是看不见！”娃们喊。他于是再点上一根，虽然还是看不清，但娃们不喊了，他们知道再喊老师也不会加蜡了——蜡太多了也是点不起的。烛光中，他看到下面娃们的面容时隐时现，像一群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拼命挣脱黑暗的小虫虫。

娃们和火光，娃们和火光，总是娃们和火光，总是夜中的娃们和火光，这是这个世界深深刻在他脑子中的画面，但他始终不明其含义。

他知道娃们是在为他烧香和烧纸，他们以前多次这么干过，只是这次，他已没有力气斥责他们迷信了。他用尽了一生在娃们的心中燃起科学和文明的火苗，但他明白，同笼罩着这偏远山村的愚昧和迷信相比，那火苗是多么弱小，就像这深山冬夜中教室里的那根蜡烛。半年前，村里的一些人来到学校，要从本来已很破旧的校舍取下椽子木，说是修村头的老君庙用。问他们校舍没顶了，娃们以后住哪儿，他们说可以睡教室里嘛。他说那教室四面漏风，大冬天能住？他们说反正都是外村人。他拿起一根扁担和他们拼命，结果被人家打断了两根肋骨。好心人抬着他走了

三十多里山路，送到了镇医院。

就是在那次检查伤势时，意外发现他患了食道癌。这并不稀奇，这一带是食道癌高发区。镇医院的医生恭喜他因祸得福，因为他的食道癌现处于早期，还未扩散，动手术就能治愈。食道癌是手术治愈率最高的癌症之一，他算拣了条命。

于是他去了省城，去了肿瘤医院，在那里他问医生动一次这样的手术要多少钱，医生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住我们的扶贫病房，其他费用也可适当减免，最后下来不会太多的，也就两万多元吧。想到他来自偏远山区，医生接着很详细地给他介绍住院手续怎么办。他默默地听着，突然问：“要是不手术，我还有多长时间？”

医生呆呆地看了他好一阵儿，才说：“半年吧。”他长出了一口气，好像得到了很大安慰。

至少能送走这届毕业班了。

他真的拿不出这两万多元。虽然民办教师工资很低，但干了这么多年，孤身一人无牵无挂，按说也能攒下一些钱了。只是他把钱都花在娃们身上了，他已记不清给多少学生代交了学杂费，最近的就有刘宝柱和郭翠花。更多的时候，他看到娃们的饭锅里没有多少油星星，就用自己的工资买些肉和猪油回来……反正到现在，他全部的钱也只有手术所需费用的十分之一。

沿着省城那条宽长的大街，他向火车站走去。这时天已黑了，城市的霓虹灯开始发出迷人的光芒，多彩而斑斓，让他迷

惑。还有那些高楼，一入夜就变成了一盏盏高耸入云的巨大彩灯。音乐声在夜空中飘荡，疯狂的，轻柔的，走一段一个样。

就在这个不属于他的世界里，他慢慢地回忆起自己不算长的一生。他很坦然，各人有各人的命，早在20年前初中毕业回到山村小学时，他就选定了自己的命。再说，他这条命很大一部分是另一位乡村教师给的。他就是在自己现在任教的这所小学度过童年的，他爹妈死得早，那所简陋的乡村小学就是他的家，他的小学老师把他当亲儿子待，日子虽然穷，但他的童年并不缺少爱。那年，放寒假了，老师要把他带回自己的家里过冬。老师的家很远，他们走了很长的积雪的山路，看到老师家所在的村子的一点灯光时，已是半夜了。他们身后不远处浮现出四点绿莹莹的亮光，那是两双狼眼。那时山里狼很多的，学校周围就能看到一堆堆狼屎。有一次他淘气，把那灰白色的东西点着扔进教室，浓浓的狼烟充满了教室，把娃们都呛得跑了出来，让老师很生气。现在，那两只狼向他们慢慢逼近，老师折下一根粗树枝，挥动着它拦住狼的来路，同时大声喊着让他向村里跑。他当时吓糊涂了，只顾跑，只想着那狼会不会绕过老师来追他，没想着会不会遇到其他的狼。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村子，同几个拿猎枪的汉子去接老师，却发现他躺在一片已冻成糊状的血泊中，半条腿和整只胳膊都被狼咬掉了。老师在送往镇医院的路上就咽了气。在火把的光芒中，他看到了老师的眼睛，老师的腮帮被深深地咬下一大块，已说不出话，但用目光把一种心急如焚的牵挂传给了他。他